

泉 鸣 集

施树民 编

jin hua
金 库文家作华

zhuo jia wen ku

大众文艺出版社

鲁迅言论摘录

泉 鸣 集

施树民 编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华作家文库/王槐荣 主编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4·8

ISBN 7-80171-488-1

I. 金…

II. 王…

III. ①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金华市 - 当代

②散文 - 作品集 - 金华市 - 当代

③诗歌 - 作品集 - 金华市 - 当代

IV. I218·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68485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1号 邮编100007）

金华市科教彩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01 字数2305千字 插图20

2004年8北京第1版 2004年8月金华第1次印刷

ISBN 7-80171-488-1/I·331

定价：198.00元（全十册）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第一编辑制作中心

电话：64062964

前 言

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鲁迅著作单行本。我在浙江各地新华书店零星购得，是1963年北京第三次印刷的版本，黄底色封面，正中上方鲁迅像，下方书名，扉页是影印的初版封面，包括《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要》，全套24本。1976年又购得当年7月和8月出版的《鲁迅日记》和《鲁迅书信集》。平时也留意偶然见诸报刊的佚文。至此，已发表的鲁迅著述，大体上都收集了。

长期以来，我的职业和生活都很不稳定，但阅读鲁迅著作没有间断，那纯粹是为了学习先生的为人，磨砺自己的性格和志趣，从未有过研究的意图和计划。

读着先生的文章，常常会会心地一笑，我知道那是自己的心和先生的文字发生了共鸣，于是随手摘录一些句段，并且积累起来。这种摘录，在很大程度上受着自己社会经历的影响。我每重读先生的文章，对原先的摘录都要作些增删，原因是社会在不断发生变化，自己的感受和思想认识也随着发生变化。我相信这种摘录，一百个人会是一百个样子。

无论生前还是身后，先生总受到一些人或明或暗的攻讦、诋毁和诅咒，时至今日，和先生有过一点纠葛的人

物，几已殆尽，但仍飞短流长，其势还似乎未有穷期。他们总想要人们相信，在北洋军阀和蒋介石统治时期，先生是怎样的自私多疑、尖酸刻毒、伤人害理。这现象倒也证实了先生自己所说的一个事实：他平生笔伐，“实为公仇，决非私怨”。他虽常不免指名道姓，但鞭鞑的并不是只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一种人。

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的压迫者和他们的帮凶、帮闲，以及自己营垒里的蛀虫、反水者、拉大旗作虎皮的“英雄”们，先生说了许多大不敬的话，指斥他们危害中国，阻碍历史前进。他蔑视公开的敌人，喜笑怒骂，无所畏惧，更蔑视躲躲闪闪，善于变化，说不准应该叫他们什么的人，他看透他们，只淡淡几句，或者稍带几笔，就揭开了蒙在他们身上的麒麟皮，让他们露出马脚来，露出藏着的丑态来。当然，也不能说先生没有说错过一句话，看错过一个人，做错过一件事。

先生一生渴望人民觉醒，民族振兴，新社会到来，为此而竟至于忧心如焚，他何尝愿意看到现实是如此的黑暗，人心是如此的险恶！他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序言》里写道：“我有时决不想在言论界求得胜利，因为我的言论有时是枭鸣，报告着大不吉利的事，我的言中，是大家会有不幸的。”还说，他宁可自己的言论，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真是“意气多于议论，捏造多于实证”。

近一二年，我将自己的摘录重新翻阅了一遍，发现其中的大部分内容，正是一些人所深恶痛疾的文字。这促使我要把这些原本是给自己看的东西整理出来，发表出去，

这或许反过来正可以给一些攻击和憎恶先生的言论作注脚。

先生离开我们已近 67 个年头，期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先生所向往，在 1949 年就变成了现实，时过境迁了。然而人们总怀念先生，每当社会有大变动的时候，就会问：鲁迅如果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意思是：他会说什么话，当局会怎样对待他。先生之子周海婴，说某先生告诉他，1957 年有人就当面这样问毛泽东，毛泽东还作了答复。但这信息发表不久，就有不少人质疑：那事实靠不住，毛泽东没有，似乎也不会这样回答问题。

先生已永远离开我们，不可能再说什么话。因而，我们是不是将“如果先生还活着，他会说什么话”的命题改一改，改成“在过去的年代，先生说过什么话”？先生有许多针砭旧时代罪恶及偏见的言论，我们不妨拿现实生活来对照，看哪一些已经消亡了，哪一些至今还活着，哪一些消而未亡，又复活了？先生极希望他那些言论消亡，消亡得越快越好。他说，他那些言论，犹如在疮痍病人体内与病菌作战的白细胞，如果不消亡，就证明着病菌还在，疗救者应该引起注意。

对于本书，可以预料一定会有各种非议，甚至于有人会说，那些言论原本就是错的。这很正常，先生说这些话的当时，就没有一个论敌认为它是对的。只要人类还没有统一的利益，也就不会有绝对统一的意见。

也许，就因为本书的体例，有人便要摇头和鄙弃，或用又搞什么“鲁迅语录”来加以奚落。先生在《且介亭杂文

二集·“题未定”草》中也批评有些“摘句”“能引读者入于迷途”，说“它往往是衣裳上撕下来的一块绣花，经摘取者一吹嘘和附会，说怎样超然于物外，与尘浊无干，读者没有见过全体，便也被他弄得迷离惆怅”。是因为有人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摘句，把陶渊明描绘成浑身静穆的田园诗人，而掩盖他还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这“金刚怒目式”的另一面，先生才说这番话的。本书并不想借鲁迅著作的一些摘句和摘段来附会什么。说这些句段是鲁迅著作这件衣裳上的一些绣花也无不可，摘下它来，只是要让读者看看，现在是否还有点儿意思，并不是要吹嘘这件衣裳如何如何。至于这种体例是绝对的不好，恐怕是应该慎言的。体例只是一只装酒的瓶子，可以用来装秽酒，也可以用来装好酒的。

2003年7月29日于金华

目 录

前言.....	(1)
---------	-------

鲁迅言论

1918 - 1924 年.....	(1)
1925 年.....	(11)
1926 年.....	(31)
1927 年.....	(45)
1928 年.....	(57)
1929 年.....	(63)
1930 年.....	(69)
1931 年.....	(77)
1932 年.....	(83)
1933 年.....	(91)
1934 年.....	(121)
1935 年.....	(145)
1936 年.....	(159)

附编 《鲁迅真神人也》.....	(1)
------------------	-------

后记.....	(1)
---------	-------

1918 年—1924 年

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实在无理可讲；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死不合意的人。

《坟·我之节烈观》 1-124

我们能够大叫，是黄莺便黄莺般叫；是鸱鸒便鸱鸒般叫。我们不必学那才从私窝里跨出脚，便说“中国道德第一”的人的声音。

《热风·随感录四十》 1-322

凡中国人说一句话，做一件事，倘与传来的积习有若干抵触，须一个斤斗便告成功，才有立足的处所；而且被恭维得烙铁一般热。否则免不了标新立异的罪名，不许说话；或者竟成了大逆不道，为天地所不容。

《热风·随感录四十一》 1-324

但我不懂，何以从前的古猴子，不都努力变人，却到现在还留着子孙，变把戏给人看。还是那时竟没有一匹想站起来学说人话呢？还是虽然有了几匹，却终被猴子社会攻击他标新立异，都咬死了；所以终于不能进化呢？

《热风·随感录四十一》 1-325

纵令不过一洼浅水，也可以学学大海；横竖都是

水，可以相通。几粒石子，任他们暗地里掷来；几滴秽水，任他们从背后泼来就是了。

《热风·随感录四十一》 1-326

“西哲”的本领虽然要学，“子曰诗云”也更要昌明。换几句话，便是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要新本领旧思想的新人物，驼了旧本领旧思想的旧人物，请他发挥多年经验的老本领。一言以蔽之：前几年谓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几年谓之“因时制宜，折衷至当”。其实世界上决没有这样如意的事。即使一头牛，连生命都牺牲了，尚且祀了孔子便不能耕田，吃了肉便不能榨乳。何况一个人先须自己活着，又要驼了前辈先生活着；活着的时候，又须恭听前辈先生的折衷：早上打拱，晚上握手；上午“声光化电”，下午“子曰诗云”呢？

《热风·随感录四十八》 1-336·337

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人么，也须别人有精神的燃料，才会着火；是弹琴人么，别人的心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出声；是发声器么，别人也必须是发声器，才会共鸣。

《热风·随感录五十九 “圣武”》 1-354

历史结帐，不能像数学一般精密，写下许多小数，却只能学粗人算帐的四舍五入法门，记一笔整数。

《热风·随感录五十九 “圣武”》 1-354

秦始皇帝很阔气，刘邦和项羽都看见了；邦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羽说，“彼可取而代之也！”羽要“取”什么呢？便是取邦所说的“如此”。“如此”的程度，虽有不同，可是谁也想取；被取的是“彼”，取的是“丈夫”。……何谓“如此”？说起来话长；简单地说，便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罢了。然而在一切大小丈夫，却要算最高理想（？）了。我怕现在的人，还被这理想支配着。

《热风·随感录五十九 “圣武”》 1-355

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

《热风·随感录六十六 生命的路》 1-368

我们试一翻大族的家谱，便知道始迁祖宗，大抵是单身迁居，成家立业；一到聚族而居，家谱出版，却已在零落的中途了。

《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1-138·139

也如孔庙里的太牢一般，虽然与猪羊一样，同是畜生，但既经圣人下箸，先儒们便不敢妄动了。

《呐喊·阿Q正传》 1-494·495

有些胜利者，愿意敌手如虎，如鹰，他才感得胜利

的欢喜；假使如羊，如小鸡，他便反觉得胜利的无聊。又有些胜利者，当克服一切之后，看见死的死了，降的降了，“臣诚惶诚恐死罪死罪”，他于是没有了敌人，没有了对手，没有了朋友，只有自己在上，一个，孤另另，凄凉，寂寞，便反而感到了胜利的悲哀。

《呐喊·阿Q正传》 1-498

厨子做菜，有人品评他坏，他固不应该将厨刀铁釜交给批评者，说道你试来做一碗好的看；但他却可以有几条希望，就是望吃菜的没有“嗜痂之癖”，没有喝醉了酒，没有害着热病，舌苔厚到二三分。

《热风·对于批评家的希望》 1-401

凡有牺牲在祭坛前沥血之后，所留给大家的，实在只有“散胙”这一件事了。

《热风·即小见大》 1-407

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

《呐喊·自序》 1-415

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

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呐喊·自序》 1-417

殊不知外面遮上了，里面依然还是腐烂，倒不如不论好歹，一齐揭开来，大家看看好。往时布袋和尚带着一个大口袋，装些零碎东西，一遇见人，便都倒在地上道，“看看，看看。”这举动虽然难免有些发疯的嫌疑，然而在现在却是大可师法的办法。

《书信集·致孙伏园》 11-417

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

《坟·娜拉走后怎样》 1-159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

《坟·娜拉走后怎样》 1-159

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

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

《坟·娜拉走后怎样》 1-160·161

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

《坟·娜拉走后怎样》 1-161

人们因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渐渐地脱离了受过的苦痛，也因为能忘却，所以往往照样地再犯前人的错误。被虐待的儿媳做了婆婆，仍然虐待儿媳；嫌恶学生的官吏，每是先前痛骂官吏的学生；现在压迫子女的，有时也就是十年前的家庭革命者。这也许与年龄和地位都有关系罢，但记性不佳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坟·娜拉走后怎样》 1-162

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

《坟·娜拉走后怎样》 1-164

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有一回拿破仑过 Alps（阿尔卑斯—编者）山，说，“我比 Alps 山还要高！”这何等英伟，然而不要忘记他后面跟着许多兵；倘没有兵，那只有被山那面的敌人捉住或者赶回，他的举动，言语，都离了英雄的界线，要归入疯子一类了。所以我想，在要求天

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
——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花木非有土不可，正同拿破仑非有好兵不可一样。

《坟·未有天才之前》 1-166·167

抬出祖宗来说法，那自然是极威严的，然而我总不信在旧马褂未曾洗净叠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马褂。

《坟·未有天才之前》 1-167

即使天才，在生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的一样，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

《坟·未有天才之前》 1-168

恶意的批评家在嫩苗的地上驰马，那当然是十分快意的事；然而遭殃的是嫩苗——平常的苗和天才的苗。幼稚对于老成，有如孩子对于老人，决没有什么耻辱；作品也一样，起初幼稚，不算耻辱的。因为倘不遭了戕贼，他就会生长，成熟，老成；独有老衰和腐败，倒是无药可救的事！

《坟·未有天才之前》 1-168

凡对于以真话为笑话的，以笑话为真话的，以笑话为笑话的，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不说话。

《坟·说胡须》 1-176